

读城

平地起峰

张艳

近日翻读《肃宁县志》，其曰：“肃邑号称泽国，其间川原平行，便于耕种。”

泽国的小城，自西南向东北有澧水长年流淌。澧水有多种功效：丰盈、润泽、绵软、醇厚、果腹。支流有青口、甘河、海市、滩头，其极似一条条曲曲弯弯的透明而闪亮的玉带，镶嵌在川原上。

水田肥美，岸柳成行，沿河而居此城的船夫船妇操劳在河水两岸，这里虽没有“浅深绿水琴中听，远近青山画里看”的绝美情境，但浅深绿水是有的，澧水穿城而过，水波奔流荡漾的声音如若琴声。船桨摇曳里，商贾云集，鱼龙混杂，深水里一定隐藏着大鱼。

乡魂

故土难离

朱林路

谷雨节前两天，我开车把年迈的父母送回久别半年的乡下小村的老家。母亲怕颠簸，我开得很慢。车子经过路边的村庄，梧桐树被大朵的繁缛的圆锥花序罩满树身，像站在村头张望行人的乡村婆娘，一身的烟火气息。我透过车窗望去，起身的麦子正打包孕穗，满眼葱绿，间杂在麦田里的油菜花，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像春姑娘长发上黏着的花瓣，远远地就能闻到清香。

一路走来，父亲把脸紧贴在车窗玻璃上望着远处，眼里闪着孩子一样新奇的光亮。他自言自语念叨“立夏麦吡牙”“芒种三天见麦茬”，仿佛他就是麦田里的一株麦茬，算计着自己的收获时日。他不时回过头，和母亲盘算着说，村南那片种了两年的杨树林今年得修剪了，院前的菜畦也得紧着整理，院里的石榴树要浇水。母亲眯着眼听着，说慢慢儿歇着做吧。

我心里明白，母亲说这句话是安慰父亲的一句骗词。年前，父亲进城住下后不久患了场重病。那天早晨，我正吃着早饭，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说你爸吃着饭把端着碗掉到桌子上了。我突然惊醒，一直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我把父亲及时送进了医院，大夫预判是脑梗死，给父亲做全面检查和我说，血栓不是很厉害，但需要到四五天上才能确定是否向好发展，至少需要治疗两周。

父亲以为住几天就能治好回家。前两天，他还积极配合治疗，可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开始出现强烈的情绪波动，拔输液器、不吃饭、不睡觉，嚷着要回老家。他大声问我为啥刚来的时候，还能走两步，怎么越治越厉害，自己站不起来了呢？有一天晚上，我看到父亲躺在床上流泪了，像个孩子似的恳求我说，你把我送回老家去吧，我回村上溜达溜达就很快好了。大夫说这是父亲身体向好发展最困难的阶段。

父亲在乡村一直劳作到80岁，这两年不再下地干活了，体格挺好，饭量也不错，日常没什么大病病，就是血压有点高。他这次患病，与不按时吃降压药有关，但我始终认为与他的心情也有很大关系。

父亲不想来城里生活，因为进城他与母亲吵过好几次。母亲患有老年哮喘病，一到冬天就是过关口。老家冬天取暖是点煤炉烧暖气片。这两年，乡村推广“气代煤”，燃气进了村、入了户，可父母不太会用设备，我也担心安全问题。冬天供暖前，就把他们接到城里住，等春天过了清明节，再把他们送回村里去。母亲上了楼后，室内温暖，哮喘病明显好转。可父亲却很长时间不适应住楼的生活。他说城里人见面不热情，屋子里没有烟火气儿，也闻不到草木味。他老是憋屈着和我说话，让你娘在这里住吧，我还是回村子里好。他话是这么说，可心里理解我来回跑着照顾俩老人不容易，还是无奈地住下了。

刚进城那年，他每天总是闷闷不乐。单元楼道里、小区里几乎没有认识的人，他就独自去街头的马路边溜达散心。有一次，我开车路过小区附近的一条主路，看到他站在街头张望着的神情，就像一个盼

着早点回家的孩子的样子。我眼里忽然热热的，虽然县城距离小村老家只有30公里路程，可除了通往乡下的公交车，他不知道怎么走。在他心里，也许这里是远离村庄很远的地方，只能遥望老家。

听母亲说，父亲经常去城里发车的公交车站，那里有路车是从我们老家到县城的。他盼着能遇到从老家坐车进城办事的乡亲近邻，上前握个手，说几句热乎话，问问村里的事。有时，还硬要邀请人家办完事到楼上的家中吃饭。

进城第一年，刚过了腊八，父亲和我闹别扭，嚷着闹着要自己回老家过年。他拧不过我们，就换上了小朵茉莉花……花儿们按照顺序欣然开放着，散发着各自不同的香气，令人沉醉。时间也如花一般，映着葱绿，让人们享受着内心的那份清欢。

北方的夏日也不全是以阳光的炙烤程度来提醒人们的，盛夏的到来便是从蝉鸣开始的。那一波接一波的蝉声，透过厚厚的枝叶，时起时伏地叫着，也不管人们是高兴还是忧伤，蝉儿只是唱着自己的歌，成为夏日里最壮观的乐队。说起来，盛夏的世界本身就是他们的，这肆无忌惮的蝉鸣，无可厚非。

听到蝉鸣，就会想起童年。童年的夏日风风火火，男孩子们闲不住，拿着竹竿粘知了，从这棵树爬到那棵树，从来不知疲倦。

女孩子们爱玩泥巴，爱采花朵，花朵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泥巴捏成自己喜欢的形状，银铃般的笑声飘扬着，回荡在天地间。这时的六月，一切都彰显着最繁盛的模样。

最令人喜欢的还是夏日清晨，如婴儿般柔软、无邪、娇嫩、新鲜。娇妍的花儿迎着灿烂的朝阳，张开五彩斑斓的外衣，展示着无与伦比的美丽。露珠悄然滚动着，与花儿相映成趣，飘成一条彩色的丝带。鸟儿轻盈地雀跃着，从这棵树的枝头跳到那棵树的枝头，叽叽喳喳地唤醒黎明。可爱的虫儿们正悠闲地爬着，像是在认真地寻找着，又像是在无目的地漫游着。这些小精灵，从来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只是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每寸每

寸的时光，与自然的风风雨雨相抗衡的隐语便是：时间留下来，物象渐渐隐去。其实两者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它们也互不构成破坏。这之间，不过隔着一道汤汤的澧水河，一座向心力拔起的山峰而已。

蹲下来，以手相触夯土层，有糯麦水与胶质泥土混合的沙粒的质感，锤凿石砸的丝丝纹理仍然清晰地指尖游走，胶泥顽劣、憨厚的土腥味穿越时空，亲切地回到鼻腔。小时候用胶泥捏出的车、马、房子，还有一群小人儿条件反射地跳出来，那是我们一筐一筐从垣城南挖出的胶泥土。此宝贝土质硬、黏性大，塑形好，捏出来的车、马、房子、小人儿胖嘟嘟、活灵活现。在那个我们建起来的泥国里，我们扮演着英雄的角色，信马由缰，厮杀战场，胜败我们说了算。

我们说了算的还有，蒸出的第一锅新麦面馒头尖上必要央求娘亲点上一个圆嘟嘟的红点儿，热热的白白胖胖的麦馍在手里倒过来倒过去便啃了大半，但还是硬生生按捺住性子保留着馍尖上的朱红。当百味尝尽之后，多年的味蕾与视觉所存储的，还是这面香，这喜上眉梢的一点红。是以抚慰琐碎与贫涩的日常。

武垣城是千千万万的车、马、房子和人的累加，是亲亲家人腹部的一个凸起，一个文化印记，是白馒头尖尖上的那耀眼的一点红，一切一切，都是醒着的，热热的。

此际，当走出这座弥漫岁月尘雾的小城，以观望的视角回望，发现它所蕴涵的骨骼与核心，更犹如秋风里一棵棵山骨样虬枝攀援向上的老梨树，删繁就简，所有的果实与叶子都落光，根系永远在，透进出的内核有滔滔流动的汁液。老梨树延伸出来的枝枝杈杈又似文脉，似意象——是我们每个童年的灵魂不小心在村口迷了路，也是一场无法还原复制的梦境。

雨刚下还是稀稀疏疏的，可是一下子下大了。风摇树影，橙黄的灯光飘过来，又飘过去，檐下忽明忽暗……

屋檐下，中年妇女正想拔动脚，又收住步子，轻轻叹了口气，心想这雨一时半刻也不会停歇下来，便抱紧瘦削的肩膀仍贴在墙根，盯着街上飘忽的风雨。

石板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一个穿着短袖衬衫的小伙子闪进屋檐。他喘着气，嘴里咒骂着鬼天气，老天爷面说变就变，不见停歇，然后，狠狠地跺着湿了脚。地上升腾的水珠溅到中年妇女的裤脚，中年妇女赶紧避开一步，扭过身去，背对着小伙子。

雨中，一位身材条直穿着连衣裙的姑娘朝着屋檐奔来。

她本来打着伞，但伞很小，挡不住风雨的前后夹击，小腿以下几乎全湿了。挤进来后，她躬身挽起裤筒，露出白皙的小腿，撩了一下额前驳乱的刘海，本能地对中年妇女和小伙子嫣然一笑，却见小伙子发亮的眼睛正盯着她裸露的小腿，便忸怩地转过脸去。

最后来到屋檐下的是一位老伯叔。他年逾六旬，鬓角斑白，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雨衣，却被风冲得像一只鼓翼的风筝，瘦小的身躯在雨衣里不住地打战。

贴在墙根边。他表情冷漠，不朝别人望一眼，静静地站在屋檐边檐下，风一横，他的雨衣不时被雨珠“嗒嗒”地打着，他的头发被水珠打湿了。屋檐下，四个陌路的人静静地躲着街面潇潇风雨，谁也不吭一声。

天边，闪过一道耀眼的雷电，随后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风雨更大，显然也起了缕缕寒意。

中年妇女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抱紧肩胛，转动着身子。

姑娘深深地打了一个寒噤，揉擦一下喷嚏发痒的鼻子。

老伯叔被摇曳的雨帘呛着，有点透不过气，仍然龟缩着身子。

小伙子迟疑了片刻，忽然迎着风雨冲袭而来的方向，一下子跨到前面去，把老伯叔让到墙根。小伙子的背后，老伯叔、中年妇女和姑娘渐渐并排贴紧了墙根。

风，更紧了，雨，更急了，阴晦的天空一时半刻没有晴朗的意思。

小伙子站在屋檐下前沿，头发和胸前被逼进来的雨湿透了。中年妇女望着他的后颈窝，掏出一条旧破的手巾……却没有伸上去，又迟疑地放回提包。

姑娘纤白的手动了，举起小伞，一点一点张开，又一步一步升起，向屋檐前面伸、伸……开去，终于伸到小伙子的头顶，挡住飘忽进来的雨珠。

小伙子连连打了三个喷嚏，他摸出一支不算昂贵的烟。可打火机掏出来了，一直扑棱地打，却总打不出火苗，终于他失望地将打火机抛进屋檐边的垃圾桶里。

中年妇女下意识摸了摸衣袋，显然在摸索着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掏出来。

“啪”，一朵蓝色的火苗升起，照着到檐下躲雨人陌生的脸，老伯叔把打火机伸到小伙子跟前，小伙子迅速接过去，烟终于点着了，小伙子狠狠地吸了一口……

一股潮湿、黏腻、辛辣的烟雾弥漫而起，中年妇女不由咳嗽两声，小伙子也不由回望了她一眼，又无奈地将未燃完的烟蒂抛进雨幕中。

中年妇女似有歉意，嘴唇嚙动一下，想要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

屋檐下又一阵沉默，似乎大家都屏着呼吸，生怕影响到对方，只听见风声、雨声和自己的心跳声，积满雨水的街面，像一面洁净的明镜，倒映着同在屋檐下陌路躲雨人的影像……

雨刚下还是稀稀疏疏的，可是一下子下大了。风摇树影，橙黄的灯光飘过来，又飘过去，檐下忽明忽暗……

屋檐下，中年妇女正想拔动脚，又收住步子，轻轻叹了口气，心想这雨一时半刻也不会停歇下来，便抱紧瘦削的肩膀仍贴在墙根，盯着街上飘忽的风雨。

雨中，一位身材条直穿着连衣裙的姑娘朝着屋檐奔来。

她本来打着伞，但伞很小，挡不住风雨的前后夹击，小腿以下几乎全湿了。挤进来后，她躬身挽起裤筒，露出白皙的小腿，撩了一下额前驳乱的刘海，本能地对中年妇女和小伙子嫣然一笑，却见小伙子发亮的眼睛正盯着她裸露的小腿，便忸怩地转过脸去。

最后来到屋檐下的是一位老伯叔。他年逾六旬，鬓角斑白，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雨衣，却被风冲得像一只鼓翼的风筝，瘦小的身躯在雨衣里不住地打战。

贴在墙根边。他表情冷漠，不朝别人望一眼，静静地站在屋檐边檐下，风一横，他的雨衣不时被雨珠“嗒嗒”地打着，他的头发被水珠打湿了。屋檐下，四个陌路的人静静地躲着街面潇潇风雨，谁也不吭一声。

天边，闪过一道耀眼的雷电，随后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风雨更大，显然也起了缕缕寒意。

中年妇女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抱紧肩胛，转动着身子。

姑娘深深地打了一个寒噤，揉擦一下喷嚏发痒的鼻子。

老伯叔被摇曳的雨帘呛着，有点透不过气，仍然龟缩着身子。

小伙子迟疑了片刻，忽然迎着风雨冲袭而来的方向，一下子跨到前面去，把老伯叔让到墙根。小伙子的背后，老伯叔、中年妇女和姑娘渐渐并排贴紧了墙根。

风，更紧了，雨，更急了，阴晦的天空一时半刻没有晴朗的意思。

小伙子站在屋檐下前沿，头发和胸前被逼进来的雨湿透了。中年妇女望着他的后颈窝，掏出一条旧破的手巾……却没有伸上去，又迟疑地放回提包。

姑娘纤白的手动了，举起小伞，一点一点张开，又一步一步升起，向屋檐前面伸、伸……开去，终于伸到小伙子的头顶，挡住飘忽进来的雨珠。

小伙子连连打了三个喷嚏，他摸出一支不算昂贵的烟。可打火机掏出来了，一直扑棱地打，却总打不出火苗，终于他失望地将打火机抛进屋檐边的垃圾桶里。

中年妇女下意识摸了摸衣袋，显然在摸索着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掏出来。

“啪”，一朵蓝色的火苗升起，照着到檐下躲雨人陌生的脸，老伯叔把打火机伸到小伙子跟前，小伙子迅速接过去，烟终于点着了，小伙子狠狠地吸了一口……

一股潮湿、黏腻、辛辣的烟雾弥漫而起，中年妇女不由咳嗽两声，小伙子也不由回望了她一眼，又无奈地将未燃完的烟蒂抛进雨幕中。

中年妇女似有歉意，嘴唇嚙动一下，想要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

屋檐下又一阵沉默，似乎大家都屏着呼吸，生怕影响到对方，只听见风声、雨声和自己的心跳声，积满雨水的街面，像一面洁净的明镜，倒映着同在屋檐下陌路躲雨人的影像……



修船（油画）李维学 作

在场

夏日行吟

高山雪莲

夏日如滔滔的江水，一路高歌猛进，势不可挡。

炙热是夏天绝对的主题，太阳如火炉般，天地间如桑拿的蒸笼，动不动就汗流浹背，又让人感觉热得酣畅淋漓。

如果不谈炙热，静下心来，细细欣赏，那么，夏天照样也是个美丽的季节：花儿们依次绽放，紫荆花谢了，百合花开；百合花聚了，就换上了小朵茉莉花……花儿们按照顺序欣然开放着，散发着各自不同的香气，令人沉醉。时间也如花一般，映着葱绿，让人们享受着内心的那份清欢。

北方的夏日也不全是以阳光的炙烤程度来提醒人们的，盛夏的到来便是从蝉鸣开始的。那一波接一波的蝉声，透过厚厚的枝叶，时起时伏地叫着，也不管人们是高兴还是忧伤，蝉儿只是唱着自己的歌，成为夏日里最壮观的乐队。说起来，盛夏的世界本身就是他们的，这肆无忌惮的蝉鸣，无可厚非。

听到蝉鸣，就会想起童年。童年的夏日风风火火，男孩子们闲不住，拿着竹竿粘知了，从这棵树爬到那棵树，从来不知疲倦。

女孩子们爱玩泥巴，爱采花朵，花朵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泥巴捏成自己喜欢的形状，银铃般的笑声飘扬着，回荡在天地间。这时的六月，一切都彰显着最繁盛的模样。

最令人喜欢的还是夏日清晨，如婴儿般柔软、无邪、娇嫩、新鲜。娇妍的花儿迎着灿烂的朝阳，张开五彩斑斓的外衣，展示着无与伦比的美丽。露珠悄然滚动着，与花儿相映成趣，飘成一条彩色的丝带。鸟儿轻盈地雀跃着，从这棵树的枝头跳到那棵树的枝头，叽叽喳喳地唤醒黎明。可爱的虫儿们正悠闲地爬着，像是在认真地寻找着，又像是在无目的地漫游着。这些小精灵，从来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只是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每寸每

寸的时光，与自然的风风雨雨相抗衡的隐语便是：时间留下来，物象渐渐隐去。其实两者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它们也互不构成破坏。这之间，不过隔着一道汤汤的澧水河，一座向心力拔起的山峰而已。

蹲下来，以手相触夯土层，有糯麦水与胶质泥土混合的沙粒的质感，锤凿石砸的丝丝纹理仍然清晰地指尖游走，胶泥顽劣、憨厚的土腥味穿越时空，亲切地回到鼻腔。小时候用胶泥捏出的车、马、房子，还有一群小人儿条件反射地跳出来，那是我们一筐一筐从垣城南挖出的胶泥土。此宝贝土质硬、黏性大，塑形好，捏出来的车、马、房子、小人儿胖嘟嘟、活灵活现。在那个我们建起来的泥国里，我们扮演着英雄的角色，信马由缰，厮杀战场，胜败我们说了算。

我们说了算的还有，蒸出的第一锅新麦面馒头尖上必要央求娘亲点上一个圆嘟嘟的红点儿，热热的白白胖胖的麦馍在手里倒过来倒过去便啃了大半，但还是硬生生按捺住性子保留着馍尖上的朱红。当百味尝尽之后，多年的味蕾与视觉所存储的，还是这面香，这喜上眉梢的一点红。是以抚慰琐碎与贫涩的日常。

武垣城是千千万万的车、马、房子和人的累加，是亲亲家人腹部的一个凸起，一个文化印记，是白馒头尖尖上的那耀眼的一点红，一切一切，都是醒着的，热热的。

此际，当走出这座弥漫岁月尘雾的小城，以观望的视角回望，发现它所蕴涵的骨骼与核心，更犹如秋风里一棵棵山骨样虬枝攀援向上的老梨树，删繁就简，所有的果实与叶子都落光，根系永远在，透进出的内核有滔滔流动的汁液。老梨树延伸出来的枝枝杈杈又似文脉，似意象——是我们每个童年的灵魂不小心在村口迷了路，也是一场无法还原复制的梦境。

雨刚下还是稀稀疏疏的，可是一下子下大了。风摇树影，橙黄的灯光飘过来，又飘过去，檐下忽明忽暗……

屋檐下，中年妇女正想拔动脚，又收住步子，轻轻叹了口气，心想这雨一时半刻也不会停歇下来，便抱紧瘦削的肩膀仍贴在墙根，盯着街上飘忽的风雨。

石板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一个穿着短袖衬衫的小伙子闪进屋檐。他喘着气，嘴里咒骂着鬼天气，老天爷面说变就变，不见停歇，然后，狠狠地跺着湿了脚。地上升腾的水珠溅到中年妇女的裤脚，中年妇女赶紧避开一步，扭过身去，背对着小伙子。

雨中，一位身材条直穿着连衣裙的姑娘朝着屋檐奔来。

她本来打着伞，但伞很小，挡不住风雨的前后夹击，小腿以下几乎全湿了。挤进来后，她躬身挽起裤筒，露出白皙的小腿，撩了一下额前驳乱的刘海，本能地对中年妇女和小伙子嫣然一笑，却见小伙子发亮的眼睛正盯着她裸露的小腿，便忸怩地转过脸去。

最后来到屋檐下的是一位老伯叔。他年逾六旬，鬓角斑白，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雨衣，却被风冲得像一只鼓翼的风筝，瘦小的身躯在雨衣里不住地打战。

贴在墙根边。他表情冷漠，不朝别人望一眼，静静地站在屋檐边檐下，风一横，他的雨衣不时被雨珠“嗒嗒”地打着，他的头发被水珠打湿了。屋檐下，四个陌路的人静静地躲着街面潇潇风雨，谁也不吭一声。

天边，闪过一道耀眼的雷电，随后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风雨更大，显然也起了缕缕寒意。

中年妇女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抱紧肩胛，转动着身子。

姑娘深深地打了一个寒噤，揉擦一下喷嚏发痒的鼻子。

老伯叔被摇曳的雨帘呛着，有点透不过气，仍然龟缩着身子。

小伙子迟疑了片刻，忽然迎着风雨冲袭而来的方向，一下子跨到前面去，把老伯叔让到墙根。小伙子的背后，老伯叔、中年妇女和姑娘渐渐并排贴紧了墙根。

风，更紧了，雨，更急了，阴晦的天空一时半刻没有晴朗的意思。

小伙子站在屋檐下前沿，头发和胸前被逼进来的雨湿透了。中年妇女望着他的后颈窝，掏出一条旧破的手巾……却没有伸上去，又迟疑地放回提包。

姑娘纤白的手动了，举起小伞，一点一点张开，又一步一步升起，向屋檐前面伸、伸……开去，终于伸到小伙子的头顶，挡住飘忽进来的雨珠。

小伙子连连打了三个喷嚏，他摸出一支不算昂贵的烟。可打火机掏出来了，一直扑棱地打，却总打不出火苗，终于他失望地将打火机抛进屋檐边的垃圾桶里。

中年妇女下意识摸了摸衣袋，显然在摸索着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掏出来。

“啪”，一朵蓝色的火苗升起，照着到檐下躲雨人陌生的脸，老伯叔把打火机伸到小伙子跟前，小伙子迅速接过去，烟终于点着了，小伙子狠狠地吸了一口……

一股潮湿、黏腻、辛辣的烟雾弥漫而起，中年妇女不由咳嗽两声，小伙子也不由回望了她一眼，又无奈地将未燃完的烟蒂抛进雨幕中。

中年妇女似有歉意，嘴唇嚙动一下，想要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

屋檐下又一阵沉默，似乎大家都屏着呼吸，生怕影响到对方，只听见风声、雨声和自己的心跳声，积满雨水的街面，像一面洁净的明镜，倒映着同在屋檐下陌路躲雨人的影像……

人间

同在屋檐下

符浩勇

盛夏，如晦的暮雨不解缤纷夜色 的风情，笼罩着这座海南东部商埠小城嘉积镇。

路边上繁茂的法国梧桐树叶像是变成了筛子，沙沙沙，把大颗大颗的雨滴从缝隙里筛下来，越来越密。夏日多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躲一躲吧。

在元亨路老街道，一个中年妇女夹着提包，在街旁的墙根边躲雨，大概是个车库门，向里凹，头顶上人家的阳台伸出而成的屋檐，能遮住一米来长、二米余宽的地盘，但斜风一紧，雨水仍可冲逼进来，透人肌骨。几辆“风采”牌三轮摩托车驶过，不少人顶着风雨去追赶，但毕竟人多车少，有人被风吹雨淋着了，衣服湿透了，仍赶不上车……

雨刚才还只是稀稀疏疏的，可是一下子下大了。风摇树影，橙黄的灯光飘过来，又飘过去，檐下忽明忽暗……

屋檐下，中年妇女正想拔动脚，又收住步子，轻轻叹了口气，心想这雨一时半刻也不会停歇下来，便抱紧瘦削的肩膀仍贴在墙根，盯着街上飘忽的风雨。

石板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一个穿着短袖衬衫的小伙子闪进屋檐。他喘着气，嘴里咒骂着鬼天气，老天爷面说变就变，不见停歇，然后，狠狠地跺着湿了脚。地上升腾的水珠溅到中年妇女的裤脚，中年妇女赶紧避开一步，扭过身去，背对着小伙子。

雨中，一位身材条直穿着连衣裙的姑娘朝着屋檐奔来。

她本来打着伞，但伞很小，挡不住风雨的前后夹击，小腿以下几乎全湿了。挤进来后，她躬身挽起裤筒，露出白皙的小腿，撩了一下额前驳乱的刘海，本能地对中年妇女和小伙子嫣然一笑，却见小伙子发亮的眼睛正盯着她裸露的小腿，便忸怩地转过脸去。

最后来到屋檐下的是一位老伯叔。他年逾六旬，鬓角斑白，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雨衣，却被风冲得像一只鼓翼的风筝，瘦小的身躯在雨衣里不住地打战。

贴在墙根边。他表情冷漠，不朝别人望一眼，静静地站在屋檐边檐下，风一横，他的雨衣不时被雨珠“嗒嗒”地打着，他的头发被水珠打湿了。屋檐下，四个陌路的人静静地躲着街面潇潇风雨，谁也不吭一声。

天边，闪过一道耀眼的雷电，随后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风雨更大，显然也起了缕缕寒意。

中年妇女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抱紧肩胛，转动着身子。

姑娘深深地打了一个寒噤，揉擦一下喷嚏发痒的鼻子。

老伯叔被摇曳的雨帘呛着，有点透不过气，仍然龟缩着身子。

小伙子迟疑了片刻，忽然迎着风雨冲袭而来的方向，一下子跨到前面去，把老伯叔让到墙根。小伙子的背后，老伯叔、中年妇女和姑娘渐渐并排贴紧了墙根。

风，更紧了，雨，更急了，阴晦的天空一时半刻没有晴朗的意思。

小伙子站在屋檐下前沿，头发和胸前被逼进来的雨湿透了。中年妇女望着他的后颈窝，掏出一条旧破的手巾……却没有伸上去，又迟疑地放回提包。

姑娘纤白的手动了，举起小伞，一点一点张开，又一步一步升起，向屋檐前面伸、伸……开去，终于伸到小伙子的头顶，挡住飘忽进来的雨珠。

小伙子连连打了三个喷嚏，他摸出一支不算昂贵的烟。可打火机掏出来了，一直扑棱地打，却总打不出火苗，终于他失望地将打火机抛进屋檐边的垃圾桶里。

中年妇女下意识摸了摸衣袋，显然在摸索着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掏出来。

“啪”，一朵蓝色的火苗升起，照着到檐下躲雨人陌生的脸，老伯叔把打火机伸到小伙子跟前，小伙子迅速接过去，烟终于点着了，小伙子狠狠地吸了一口……

一股潮湿、黏腻、辛辣的烟雾弥漫而起，中年妇女不由咳嗽两声，小伙子也不由回望了她一眼，又无奈地将未燃完的烟蒂抛进雨幕中。

中年妇女似有歉意，嘴唇嚙动一下，想要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

屋檐下又一阵沉默，似乎大家都屏着呼吸，生怕影响到对方，只听见风声、雨声和自己的心跳声，积满雨水的街面，像一面洁净的明镜，倒映着同在屋檐下陌路躲雨人的影像……